

【爱情只是面对面，婚姻却是肩并肩。
最暖味的男女关系，最感动的婚姻领悟。

麻辣版
《婚姻保卫战》
蜗婚不蜗爱

蜗婚

距离爱情
1平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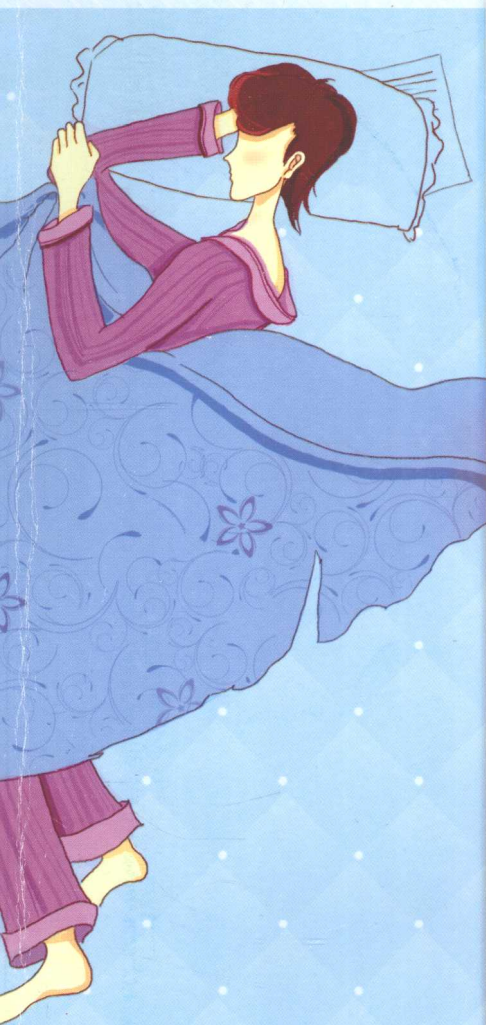


就算蜗在1平米空间，爱情也绝不跑偏！

HUBINGYU
ZHU

——胡冰玉·著——

重金签约影视版权，筹拍进行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红袖添香
www.hongxiutianxiang.com

蜗婚

距离爱情
1平米

——胡冰玉·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蜗婚：距离爱情 1 平米/胡冰玉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399 - 4039 - 7

I. ①蜗…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8341 号

书 名 蜗婚：距离爱情 1 平米

作 者 胡冰玉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杨 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 瑜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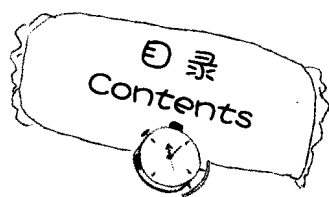
印 张 16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039 - 7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一波三折晒离婚	1
第 二 章 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10
第 三 章 浴室反击战	18
第 四 章 丽江的柔软时光	27
第 五 章 伪英雄救美	36
第 六 章 输一次，脱一件	45
第 七 章 “小三”的悲惨生活	60
第 八 章 “变态”的游泳教练	72
第 九 章 露宿街头	83
第 十 章 被摆了一道	92
第十一章 魂魄归位	104
第十二章 拿你的牙刷刷厕所	114
第十三章 留还是流	127
第十四章 月亮和拇指一样大	142
第十五章 几个茶壶几个杯	154



第十六章	外穿内裤的超人	166
第十七章	天上掉下个乖宝宝	175
第十八章	冤家路窄	183
第十九章	儿子杨小放	192
第二十章	请让我带你走	203
第二十一章	东窗事发	212
第二十二章	飞来横祸	221
第二十三章	爱的代价	230
第二十四章	一报还一报	239
第二十五章	自己啃自己的果子	250



第一章

一波三折晒离婚

都说结婚是件麻烦事，
谁想到离婚更是件麻烦事！
发病、丧父、找不到结婚证，
真是欲哭无泪。
离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呢？

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温安年站在门口大声地吼着：“季素，你是不是故意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你到底想不想离婚？说离婚的是你，最后拖拖拉拉的也是你！”

第一次去离婚，走到民政局大门口，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故意的，疼得要命，我捂住肚子弯下腰，头上冒着冷汗。温安年开始以为我是装病不想离婚，后来看我脸色实在不对，才把我抱上车送到医院。

他下车抱我往医院跑的时候，我的眼泪不争气地落在他那值好几千块钱的西装上，我分不清是心里疼，还是腹部疼。

“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动手术。”医生开完诊断病历，让温安年去交费。

我捂着右下腹，问医生：“能不能不切除啊？”想着到底是身体的一部分，我说不清是害怕还是不舍。

医生抬头白了我一眼，说：“还真没见过谁连阑尾都不舍得切的，留着就意味着你下半辈子随时都会痛得在地上打滚！”

医生给我做完了手术，将切下来的肿得很粗的阑尾放在盒子里端给我看，说：“你自己瞧瞧，还不切？再不切除你就没命了！”

温安年坐在病床边，将一叠费用单放在我手里，说：“医药费、手术费、营养费一共四千块钱，我承担一半，你再给我两千。你还真幸运，要是离婚后做手术，我是不用出一分钱的。现在，名义上你还是我的妻子，你生病，我承担一半，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我从包里掏出银行卡，递给温安年，说：“你自己去取吧，密码还是我们共同的那个密码，我也没去改。”

温安年接过卡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突然说了一句：“安年，我们的婚姻，多像这一截病变的阑尾。”

“嗯？你说什么？”温安年没有听清，回头看着我。

我别过脸，摇摇头说：“你走吧，一会儿我让贤芝来接我。”

林贤芝，是我最好的朋友，嫁给了一个房地产商。在南京，除了温安年，就是贤芝和我最亲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温安年打电话说上午十点在建邺区的民政局门口，不见不散。

我特意早起，想着上次生病他还算念着点夫妻情意，算了，就好合好散吧，不过是一截阑尾婚姻，一次性切除断了根，以后就不会痛了。

我坐在公交车上，车突然一个急转弯刹车，差点撞上前面的渣土车。车上的人都惊呼起来，只有我和我前面的老者，不动声色，内心平静。

我平静，是因为再也没有让我害怕的事了。离婚，离开温安年我都不怕了，我还会怕什么？死亡也不怕了。

而坐在我前面的老者，想必也是阅尽世间事，看开了，生死不过是命。

在公交车上，手机响了，是家里打来的。我心虚了，难道家里的人知道我要离婚吗？和温安年说好了，离婚的事先不告诉父母的。

我接了电话，弟弟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姐，你快回来吧，爸不行了！”

晴天霹雳！

我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安徽老家，坐在长途车上，想着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眼泪不停地大颗大颗流下来。

温安年打来电话，我挂掉，他又打，我接通了电话。

温安年说：“你怎么还没有到？不看现在几点了，我早上不是告诉你十点到吗？你在搞什么！”

“温安年，你闭嘴！我爸快死了，我爸快死了你知道吗？”我拿着电话失声痛哭。

温安年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下来，或许他清楚，这个时候说什么话都不如不说的好。我知道，他一定在想，什么时候死不好，偏偏在这个时候！

弟弟在路口接我，眼睛红肿，强忍着悲痛说：“姐，赶快点儿，爸还留着最后一口气儿，想见你。”

我脱下高跟鞋就往家里跑，都忘记了要哭。

爸爸是突发性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就留着最后一口气儿，等着看我一眼，他对我有太多的不放心。

回到家，我踉跄着进了房间，爸爸眼睛微闭着，嘴里不停地往外涌白沫。妈妈守在旁边收拾着，见我回来，在爸爸耳边说：“你快睁眼看看，女儿回来了，来看你了。”

过了几秒，爸爸睁开眼，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爸，我回来了。”眼泪拼命地

向外涌。

爸爸朝我微笑着，吃力地抬起手，把我脸颊上的泪拭去，断断续续地说：“素啊……爸爸不放心你啊，你以后就要靠自己了……照顾好你妈和你弟弟，照顾好自己……”

“爸，你别胡说，你会没事的，我离不了你啊，爸……”我趴在爸爸的身上，感受着他身上尚存的温度。

最后，爸爸走了。那几天我至今都没法想象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

妈妈问我温安年怎么没有来，我遮遮掩掩搪塞着说：“妈，他单位走不开，他正在请假，也许明天就来了。”

这时候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我要离婚的事，她肯定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我在电话里求温安年，求他来参加我爸的葬礼，不然家里人怎么看？肯定猜到我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了。

温安年来了，我心怀感激，他披麻戴孝，给我爸守夜。期间他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见他轻轻地说：“我在出差，过几天就回来，你别多想，乖乖的。”

爸爸头七之后，我拖着衰弱的身子回到南京，坐的是温安年的车，他的右手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们都没有说话。

到了家，我主动找他，我说：“安年，这几天你要是有空，我们就把手续办了吧。”

他整理着文件，没有看我，点了点头，说：“行，过两天吧。”

我在导游公司上班，经理看出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也听说了我家里的事，就让我好好静养调整几天，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带好游客呢？

我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温安年已经和我分房睡了，这套两室一厅的小公寓，是我们从七年前大学还没有毕业时就开始存钱买的。

那时候我和温安年一起办了一张银行卡，密码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日。我们省吃俭用，做兼职存钱，想在南京靠自己立足，毕竟我和他家里的条件都不是很好，而在南京买一套小型公寓少说也得五十万。

毕业后，我们租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房间里，仅能放下一张床，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夏天洗澡总是要排队等到深夜才能轮到。房间也都是隔板的，几乎不隔音，隔壁的小夫妻晚上震床，声音越来越大，温安年就堵着我的耳朵，温柔

地说：“三级片啊，我的小爱人这么小，不可以听。”

那几年省吃俭用，我两年没有买什么衣服，他也是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单位上班，就为了省两块钱车费。我过生日的时候，温安年买了九朵玫瑰送给我，我骂他糟蹋钱，这一束花一百块钱都够我们十几天的菜钱了。他最后抱着我就要亲，我笑着说他耍流氓。

之后我们在银行贷了款，贤芝也借了我一些，双方家里都凑了一些，我们才买了这套七十平方米的小公寓。

结婚的过程很简单，连结婚照都没有拍，就办了结婚证，双方父母一起吃了个饭，温安年跪在我面前，说一辈子都对我好。

关于那些早年的记忆，我总是没法忘掉，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都爱得固若金汤。别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却总能从小事里寻觅到幸福。

为什么现在我们有房有车了，却开始折腾了？曾经做梦都想娶我的温安年，最终还是牵起了年轻女孩的手，她叫秦汤汤，是温安年广告公司的签约模特。

起初是我出差回家，看到浴室里那落在地上的妖娆的栗色长卷发，还有角落里的蕾丝丝袜。这些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是短发，而且只穿牛仔裤。

温安年说他不清楚这些长发是怎么来的，他说公司是几个女孩来过家里拿公司的文件，估计是去卫生间梳头时掉落的。

那丝袜呢，梳头能把丝袜梳下来吗？

我逼急了，温安年就摔门而出，彻夜未归。那晚，他去找了秦汤汤。

后来，秦汤汤打电话催着叫我和温安年离婚时，她坦白地告诉我：一开始，她和温安年真的是没有什么事，只是她喜欢温安年。那次她也确实是去拿文件，用卫生间时，她突然就很想考验一下，她留下了她的丝袜和长发。事发后我和温安年为此这个争吵，他跑到外面喝醉，正好被她看见了，她带着温安年回了她的家，那晚，他们睡在了一起。

秦汤汤指责我说是我的不信任才把温安年逼走的，不能怪她第三者插足。

这些我认了，但我还是不能原谅温安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起初他还不同意，后来秦汤汤闹到了他的公司，他就答应离婚了。

前两次都没离成，这一次，我竟然找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怎么离婚？我记得上一次明明是塞在包里的。包里没有，我把家里翻了个遍，温安年催促我，

问我到底还想不想离，还有没有一点诚意和诚信！

这有点像笑话了，离婚还要讲什么诚信！

我翻着东西，看到之前他送我的红色内衣。那年是我二十四岁本命年，他跑到内衣店买了大红内衣送我，保我平安。在那之前我们的关系仅止于接吻，他傻傻的不清楚我的胸围是多少码，最后在店里 ABCD 各码都买了一套，背后有人笑他是变态色情狂。

他把内衣送给我的时候，就抱着我赖着我，坏坏地说他要耍流氓，谈了四年恋爱，都搞不明白自己小爱人的胸围是多少。

我一心疼，就把自己交给了他。

如今我已经二十七岁了，秦汤汤是二十岁。

我二十岁的时候，温安年正在没命地追求我。那时多幸福，我们挤在一个小排档里，吃着酸菜鱼，他将鱼刺挑掉，鱼肉都夹给我。

还有他送我的一个玉佛，我本来是找结婚证的，没想到翻着旧东西，却翻出了这么多的流年记忆。

多少段笙歌，总归要荒蛮的。

我翻开他买给我的《红楼梦》，一下就翻到了尤三姐殉情的那一页，我又看了一遍。

温安年总是说，尤三姐有什么好，她就是一个女流氓。

尤三姐拂拭着柳湘莲送她的鸳鸯剑，想着她的柳郎。当柳湘莲怀疑她的清白时，她去意已决。他不爱我不要紧，但不可以看轻我。他一度是我的温暖和救赎，可就在他怀疑我清白和真心的那一刻，他和柳湘莲又有什么两样？

我透过翻开的书，仿佛看到了尤三姐惨白凄然的脸。她最后持剑自刎，回眸的眼神，不过诠释着四个字：恩——断——义——绝。

我想握握她的手，拍拍她的肩。我想告诉她，千百年来，男人都是这样的。

温安年系着领带，到我房间来，见我手中还捧着《红楼梦》，夺过去扔在地上，说：“你到底在干什么，还有心思看书？找到结婚证没有？快点，单位还在催我！”

我望着他那张曾经深情款款和我山盟海誓的嘴，突然就十分地厌恶和决绝。我嚷叫着说：“你给我出去！今天这婚要是离不成，我就不得好死，行了吧！”

结婚证最终找到了，在我守孝时穿的孝服口袋里。

我和温安年顺利地办了离婚手续。排在门口等着登记结婚的情侣，多么像三年前我们结婚时的模样。

出了民政局，恍惚中，我有些糊涂，总觉得我们是去结婚的。

温安年去取车，从车窗里对我说：“我先走了，你自己打车回家吧。”

我低头想了一下，说：“安年，我们去吃散伙饭吧。”

温安年虽然看起来那么的不情愿，但还是去了。我望着他曾经让我着迷的侧脸，突然觉得时光恍惚，就好像我们没有离婚，我们只是刚刚出了一趟远门，我们从未分开过。

他要去一家法国餐厅，但我坚持要去南审（南京审计学院）对面的酸菜鱼排档。他不耐烦地把车掉头，说：“我们不是以前了，我有钱，何必还去那种地方吃饭？”

我没说话，只是一脸坚持。

他说：“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在双方家人面前我们还是夫妻，我们还住在一个房子里，朝南的那间卧室还是你住。买房的事以后再说，最近南京房价狂涨，真是吃不消。”

我没有说话，哽咽着。

温安年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没事吧？”

我转过脸，望着窗外，一个劲儿拿手背擦眼睛，说：“我没事，不要紧的。”

多少情，最后，只是淡淡地问一句，你没事吧。温安年，我没事，我真的没事，从我们决裂的那天起，我就对自己说，季素，没事的，不要紧的。

在那家小小的四川风味排档里，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空间摆了十几张桌子，温安年西装革履的，拿着车钥匙站在那里。

我拿出纸巾把椅子擦了好几遍，他才坐下来。

他有些不说。他忘了，四年前，我们还在南审念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吃饭。那个时候他说食堂的饭菜太难吃，我们就奢侈地在排档里吃，一餐花了十二块钱我们都心疼。

老板娘竟然还认识我们，说：“你们俩都好多年没有来了吧，这里毕业的学生一拨一拨的，我就是忘不掉你们俩，你们真是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现在工作不错

吧，结婚了吧？”老板娘热情地说。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老板娘，给我们来一份酸菜鱼，要加辣。”

坐在这里，我好像又回到了和温安年在一起的学生时代。

爱情，是婚姻的坟墓，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倘若我没有这么地爱温安年，我想，我是不会和他离婚的。

因为爱到期望值最高的境地，我以为我们此生都是彼此的唯一。可是，他和另一个女人温存，我再也没有办法接受他了。

如果没有这么爱，我或许可以将就。

“我就说了不要在这里，又不卫生又拥挤，等会儿弄得我一身油烟，怎么回公司？再说，你在这里肯定又触景生情了，不要想着过去的事了。季素，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也是你先提出来的。”温安年看出我脸上的悲伤，不愉快了。

酸菜鱼端上来了，很香，还是几年前的味道。我吃着，温安年压根儿就没动几次筷子。

我终究还是没有忍住，落了泪，安年，我们怎么变得这么遥远？

泪，滴在咸咸的酸菜上，心里一片凉。他看着我的眼泪，脸上是一丝丝的漠然。

我终归是明白了：温安年，我是不再喜欢你了，而你也是早就不喜欢我了。

想和你举案齐眉，花好月圆，白头偕老，都不过是彼时心境。

待时过境迁，只是一声沉痛的叹息，任谁也都明了，也会说出口：不爱了，便是不爱了。

我慢慢地夹着菜，生生地吞了下去，连咬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的苍白无力。

温安年催促着说：“你能不能吃快一点，我还有很多事呢。”

有事情？是去秦汤汤那里汇报喜讯吧！我闭着眼，往嘴里塞东西，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我想着自己好卑微，像个弃妇，真有些瞧不起自己了。

温安年靠在椅子上，双手抱在怀里，冷漠而决绝。

我吃得更快了，突然，喉咙突然一阵刺痛，被鱼刺扎了。

我看了温安年一眼，他以为我吃好了，便说：“吃好了啊，那走吧。”他起身付钱径直走了出去，似乎一刻也不想多待，在排档门口等我。

因为痛，我说不出一个字。我默默地放下筷子，跟着他出来，甚至都忘了向老板娘要点醋。

那根刺，安静地扎在那里，我的心本已刺痛了，何必喉咙又来刺一下？

温安年看到我出来，说：“季素，就在这里分开吧，我走了，你自己坐公交车回去。晚上不用给我留门了，我自己带了钥匙。”说完就上车朝南驶去了。

我带着那根刺，转身，朝北走了。温安年，是不是我们从此就天南地北了？

回到家里，我喝了整整一瓶子的醋，那根刺才慢慢地软化。我将我们在一起的合影都摘了下来，在心里想，幸好结婚时没有拍结婚照，否则，该是多浪费。

温安年把朝南的房间给了我，他住的是朝北的房间，那个房间，原来是说好以后有了孩子，留给孩子的。

公公婆婆都住在安徽老家，和我的娘家在一个城市。我爸去世时，我没有通知公婆家。

这些天发生了太多事，先是做手术，接着爸爸去世，再就是离婚，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不敢想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打电话给贤芝，说：“贤芝，你有时间吗？出来陪我聊聊好吗？我在苏荷酒吧等你。”

电话那边传来洗麻将的声音，贤芝慵懒地说：“我的素奶奶，你不看看几点了，还往酒吧跑。我打麻将呢，待会儿我老公回来我还要给他准备夜宵。乖，你自己玩吧。”

我挂了电话，打开门，对面的房间没有动静，温安年还没有回来。

煮了一袋泡面，倒包榨菜，三下五除二吃掉。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赤霞珠，边喝边靠在床上看《大话西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最后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章

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我忍让，
不代表我懦弱；
我低头，
不代表我卑微。
皮痒的小三，
这次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早上我是被门外的笑声吵醒的，我立即坐起身子，敏锐地察觉到那是女人的声音。我掀起被子就下了床，差点被酒瓶绊倒，打开房门就看到这一幕。

秦汤汤穿着黑色蕾丝的极短睡裙，风情的长卷发散落在肩上，她正踮着脚把温安年抵在墙上，搂着他的脖子索吻，就在我的房门对面，如此高调调情是否在对我不宣战？

我瞥了温安年一眼，他有些尴尬，轻轻拉开秦汤汤的手，嘴里说：“别闹了，回房间去。”

秦汤汤用脚踩了温安年一下，故意加大力度搂紧他，响亮地在温安年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回头用一种极端挑衅的眼光俯视着我。

秦汤汤是职业模特，一米七八的个头，我只有一米六五，她那俯视的眼光足以让我想脱了鞋跑过去抽她两下。

她很明显地告诉我：这个男人，从今天开始，是我的了。

我选择微笑地朝秦汤汤眯了一眼，很有风度地说：“打扰了，两位继续。”之后优雅地轻轻关上门，脆弱地靠在门上。这一天，我应该早有预料。

房子，是我和温安年的共同财产，本来离婚前是准备将房子卖掉，两个人将钱平分后再去各自买房。不得不说，看房子真是一个极度累的活儿。我和温安年一起见了一个又一个房东，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要买房准备结婚用，还顺带着要介绍婚庆公司。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是离婚。”

我们看了十几处房子，有一处毛坯房价格还算便宜，就是房体墙面有个一米宽的裂缝。

温安年说反正南京不是地震带，一点裂缝也没有什么影响，粉刷装修一下，也就看不见了，我却觉得那条缝让人心惊肉跳的。

房东怀里揣了四部电话，把我们俩丢在一边任我们商量，接着电话。过了一会儿，房东捂着电话，说：“这房子你们要吗？不要的话我就叫下一位来看房子了。”

“好，我要！”我此时也不管那条缝了，那条缝，可以让我足足少花几万块钱啊。

第二天，房东打电话说要把定金退给我，房子涨价了，涨了二十万。我心里

那个懊恼，一夜之间，狂涨二十万，把我卖了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只是一个导游，一个月干得好也就四千块钱，而我基本上不拿购物回扣，因为我带的都是老年旅游团，很难狠心忽悠这些老人；温安年是广告公司的媒介总监，单位配了车，月工资七千多。即使这样，在南京买房难度也是很大的。

市区里普通小区的房子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一万二，我们原先的房子卖掉也只能卖六十万，两个人平分后再买房都会很吃力。最重要的是，在我心底里，根本不想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对温安年说：“反正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各住一间，等房价跌了，手头上积蓄多点时再买。”

他同意了，也只有先这么着了。况且他父母还不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婆婆有高血压，公公心脏也不好，还都指望着我们早点让他们抱上孙子。暂时离婚不离家，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了。

可是没想到啊没想到，离婚的当天晚上，小三就住进来了。就算我和温安年离婚了，她还是个小三，这个房子，我始终都比她有资格住，想到她飞扬跋扈的样子，我就生气，我偏不搬走，就住在这里，不走！

房子，是我和温安年奋斗了七年才买来的，凭什么我把男人痛痛快快地让给她了，连这房子都让？没那么容易，我季素也不是吃素的。她既然敢住进来，我就更有胆子留在这儿。

不就是一个小三吗，我会怕？反正都离婚了，光脚的还能怕穿鞋的不成！

房门外已经没有了秦汤汤的笑闹声，看来我这招还是有效果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我越是装得不在乎，她就越闹得没劲，何必配合她呢？休息几天，我就去上班，我还是要生活的。

我收拾了一下房间，客厅里被秦汤汤弄得一片狼藉，她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趿拉着人字拖。等等，仔细一看，她脚上的人字拖不是我的吗？

欺人太甚，抢我男人，霸占我的房子，连一双拖鞋你都要穿我的！上面有我心爱的米奇！是可忍孰不可忍。

“喂，你脚上的拖鞋——是我的！你给我脱下来！”我站在沙发边，挂着一头的发卷，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说。

秦汤汤依旧无视我，望着电视里的韩剧哧哧地笑。她笑起来还真妖娆呀，啧